



標籤

Labeling a Person

■ 文、圖 | 李彥範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專案講師

偌大的舞臺上，溫暖的燈光撒在檜木色的沙發上，上面坐著幾個系上邀請回來的優秀校友，分享著畢業後的工作點滴，以及他們如何在自己的崗位上發光發熱。一個熱情的系友勉勵著臺下的學弟妹們：「慈濟扎實的訓練，對我將來的工作真的幫助很大，學弟妹們你們要認真學習、享受學習。我還記得在我的單位，來了幾位某國立大學的護生，她們就坐在護理站，也不曉得要幹嘛，他們老師也不管。這讓我想起以前實習時，帶我的老師們都很嚴謹認真，讓我不管在知識還是技能上，讓我底子都打得很好 @#\$%^&.....」坐在臺下的我，突然想起了以前在臨床上，若是出糗或犯錯時，同仁們彼此間喜歡嘲諷的一句話：你哪個學校畢業的啊？

「你哪個學校畢業的？」一個大家習以為常的貼標籤行為。當我們開始在論斷一個人的行為或成就時，總是喜歡貼上各式各樣的標籤。譬如說：她是 A 大畢業的？看來 A 大畢業的也不怎麼樣嘛；他是 C 大畢業的？難怪表現只有 C 等級，和他一起工作你辛苦囉！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，但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如此。畢業季之前，各個報章雜誌主題就會開始圍繞著：臺灣前 20 大學排行榜，臺灣前百大最受歡迎企業排行。而這樣的標籤，不只是讓我們苦於被論斷，更是一條無情鞭撻我們往上攀爬的藤條，你可以看看許多畢業生代表或業界成功人士，他們的分享不外乎：「若非某某某的教導，我無法取得今天的成就；那段美好的時光不斷滋養著我，我以自己是 X 大校友為榮！」

以我自己為例，前陣子陪著媽媽和一些親戚坐著聊天，他們突然講到了一個村子的小孩，說什麼他身上刺了刺青，一看就是混幫派的、到時候一定會出歹事，果不其然，還真的進警察局了，這時候媽媽突然笑著跟她說：「那你就錯了！我



李彥範老師（右一）與大二基護實習的學生在他們的加冠典禮前留影。

兒子身上就有刺青，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在自己背上刺了一對翅膀，他沒有混進警察局，但是他混進去了學校當老師，還混進了博士班，愈混愈優秀。」坐在旁邊的我，也只能傻傻地笑，不知道要接什麼話。

另一件事情就是今年的加冠典禮時，精舍師父在臺上給加冠生勉勵祝福時，突然話題一轉講到我，說我很優秀，考到了某某大學博士班，要各位加冠生跟我學習。典禮結束後，許多家長和懿德媽媽圍著我跟我說恭喜，說那間大學超棒的，我微笑地說：「不是ㄟ，我是考到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的博士班。」這時候我突然看到對方突然變了一下臉，但立刻微笑說：「國北護也很棒！是國立的，是科大中最好的。」我心裡的內向人格小劇場開始上演，如果我考上T大那不就幫我放鞭炮了？國立的大學很好，所以私立的……算了，我應付了幾句，就默默地飄開，畢竟社交場合真的會讓我不自在，我也無法適應被人家褒揚。



還記得剛到醫院上班的那段日子，真的被臨床學長姊電得七葷八素的，學姊們總愛說：「你不是朱媽和LULU姊帶出來的嗎？怎麼他們那麼強，啊你這麼肉腳？」我的臨床師父們也會開玩笑地對我說：「不要說你是我帶的。」但是不做貼標籤的行為，談何容易？這是一個難以甩脫的壞習慣，連我自己也常常犯錯。譬如說在帶學生實習時，我也會不自覺的問：「你以前實習的時候都沒有做過嗎？你是在哪個單位、哪個老師帶你實習的？」講好聽點，我是在了解學生過去的學習環境和狀況，但是事實上，我是在論斷那個單位和老師。可是該真正對自己負責、承擔起後果的人是誰？其實只有學生自己。單位不教、老師不教，最多只是變成你找藉口脫罪的對象罷了，但沒有積極讓自己成長的學生，才是唯一要承受後果的人。被病人家屬責怪了、被批評了、發生醫療糾紛了，要承擔的都只有你自己，不會是帶過你的老師或單位。

那些標籤，老實說都是過去式，對當下和未來的你都毫無幫助。現在的我，當不自覺脫口而出，問學生說以前帶你的老師是誰時，我都很後悔，畢竟最重要的是，當下的我該負起我的責任，想辦法把你教好。但要不要把這個知識內化成你的？要不要把這個技能學好學精？這是你的責任，不是我的。

某次碩士班同學會聚餐時，好朋友們開玩笑的說：「你看你，以前很愛問學弟妹說以前到底有沒有老師教過你？你哪個老師教出來的？現在現世報來了！出來當老師，換你的學生被問：『你到底有沒有學過？是哪個老師教你的？』」語畢，大家哄堂大笑。

是啊，冤冤相報何時了？好加在我已看淡這些貼標籤的行為，教學的路上我盡心盡力，陪伴學生們成長，但是我無法強迫他們成長，畢竟他們的成敗與我無關，他們的榮耀與掌聲也歸於他們自身的努力。

看清了這一點，對我來說是很棒的一段成長歷程。我盡量不讓各式各樣的標籤來綑綁自己，不因讚美榮耀的標籤而大喜，不因責罵嘲諷的標籤而大怒，不把自己的停滯怪罪於某人某事，完全的對自己的人生和未來負起責任。

對自己負責不容易，抖落一身標籤也不容易，但很值得我們傾入全心全意來完成。☺